

# 「一地兩檢」合法性無庸置疑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7年12月27日通過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決定，為「一地兩檢」提供了穩固的法律基礎。日前香港大律師公會發出聲明竟指人大常委會決定為「閹割基本法」，反對派亦藉此煽動市民元旦上街，堅持將「一地兩檢」渲染為「割地兩檢」。但是，熟悉中國憲制的的朋友們均清楚，「一地兩檢」的安排已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具有堅實的憲制及法律基礎。

梁美芬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會長 立法會議員



現時「一地兩檢」的方案是經過多番協商及審議後的成果。在過程中，一些人士包括反對派曾提及啟動基本法附件三，引用相關全國法律在香港實施。不過內地涉邊檢工作的全國法律涉及10多條，一旦列入附件三，這些全國性法律會在全港生效。而「一地兩檢」只需在西九總站劃撥專區給內地邊檢人員進行出入境內地的邊檢工作，實不必要啟動附件三，反而用政府現行方案更可行，更合適香港現實情況，合法合理。一直有反對聲音認為「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第22條第一款及第三款，即內地有關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條文及內地任何部門在港設立的機構及人員必須遵守香港法律。筆者認為，若香港及內地政府沒有就「一地兩檢」達成共識並簽署同意有關安排，那反對派的指責尚可找到一些依據。但今天「一地兩檢」已經完成了第二個步驟，反對派依然重複說「一地兩檢」違反了基本法第22條，在法理上就完全說不過去了。

其實，在「一地兩檢」安排下，內地有關邊檢人員只會在內地專區範圍內進行邊檢工作，與香港執法人員只會在各自管轄範圍內執法，並不存在「內地人員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一說，不會違反基本法第22條第一款。

## 「一地兩檢」旅客方便

經過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協議同意，內地政府在西九總站「一地兩檢」專區內根據內地法律去處理內地邊檢工作，不屬於在香港管轄區內工作，因此並不屬於基本法第22條第3款提及的情況。「一地兩檢」是兩地管轄區的協作，國際上十分普遍，但與國與國、區與區之間達

成的協議都不會完全一樣。有的如加拿大、美國模式，兩國政府的協議只限於關稅、入境及檢疫的局部管轄權協作，有的像英國、法國模式，進行全面管轄權的協作；加拿大美國簽署協議後，加拿大要在其國內制定《境外入境法例》(Preclearance Act)，容許美國邊檢人員在加拿大機場專區內依據美國的邊檢法律執法，並為了尊重美國邊檢人員的決定，「加拿大的境外入境法例」第37條特別訂明美國邊檢人員在專區內的決定在加拿大不能提出司法覆核。

至於英法「一地兩檢」的模式，使用過的旅客均會同意非常方便，且在倫敦火車站內完成入境法國的手續後才登車，旅客可盡情享受高鐵路旅程的便利。有些反對聲音認為現時政府「一地兩檢」的模式與英法模式不同，並指出在同一總站內讓境外機構在專區內同時處理出入境的安排是世界上最沒有。

不過，「一國兩制」也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而為此制定的基本法亦獨一無二。各國具體情況不同，外國的「一地兩檢」模式與現時香港方案有類似但並不完全相同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此等方案如英法、美加模式亦不會完全相同；因此，反對派以現時政府方案在世上沒有而否定其合法性或合理性實難以服眾。

至於現時在「一國兩制」下正在實踐、行之有效的深圳灣模式更是為了香港發展需要而「度身定做」，當時內地政府亦曾討論過是否只容許香港執法人員的管轄權限在民事管轄，但為了方便香港人員及法律適用的清晰範圍，內地政府同意讓特區政府在租賃期內享有全面管轄權。為何倒過來香港就不可以呢？若說內地法律不及香港優越，又或有人因為政治恐懼而反對「一地兩檢」方案，那對絕大部分的香港人是不公道的。

香港人希望「一地兩檢」成事，為的是想中國內地及香港發展得更好。其實當年國家修改憲法加入第31條為「一國兩制」提供憲制基礎，容許香港、澳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等大膽建議在內地憲法學界也曾產生過極大的爭議。當時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願意為澳門及香港這樣做，目的也是為香港、澳門更加好。這不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嗎？

## 基本法富有生命力

香港基本法是富有生命力的憲制性文件。在它制訂的時候，不可能預計到民生、經濟以至科技的發展情況。因此，舉凡憲制性條文帶有一定空間，容許社會發展。正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所言，制訂基本法時未有預計有「一地兩檢」。現時「一地兩檢」的安排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發展及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亦沒有違反基本法的任何一條。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日前為「一地兩檢」合作安排作出說明時亦指出，「一地兩檢」並不會對香港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造成任何損害，亦符合憲法和基本法。這說法有其法理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兩地政府就西九高鐵路「一地兩檢」簽署合作安排，令安排有穩固的憲法及法律基礎。日後即使有人要提出司法覆核，相信香港法庭亦會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見吳嘉玲案關於成立臨立會)、劉港榕案、剛果案及宣誓案的判詞)

「一地兩檢」的精髓在於在兩地政府協議下，不同司法管轄區在執法上的合作，在國際有很多成功事例。在「一國兩制」下，早有「深圳灣模式」，成功實踐10年。筆者呼籲本港反對派以更開放的態度，摒棄政治上的「有色眼鏡」，令「一地兩檢」順利落實，高鐵路早日通車。

# 練乙錚捏造歷史為「港獨」張目

趙興偉 時事評論員

練乙錚發文稱香港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遭人駁斥後，他又發表長文狡辯。縱觀兩篇文章，其核心就是通過偷換概念，將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對香港的有效管治污蔑為「殖民」，將香港的地位由中國的固有領土變成「殖民地」，其目的就是為「港獨」張目。

練乙錚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發表上述觀點，他的理據是，在2000多年前秦國以武力吞併嶺南前，香港並不屬中國管轄，所以即使香港此後2000多年一直在中國版圖之內，其性質也不過是中國的「殖民地」。這種無知無恥的說法，也就只能在國外媒體騙騙無知的外國人，本身不值一駁，但偏偏香港青年大多對中國歷史知識極為匱乏，很多人不假思索就會接受。因此儘管練乙錚的文章純屬一派胡言，但其危害不可小覷，由此更顯得中國歷史教育的重要性。

須知道，歷史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從原始部落不斷壯大發展而來，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會形成一個擁有共同文化的民族，聚居在一定的領土範圍內。而現存於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一個從誕生的第一天就是現在的領土範圍，數千年來必然有增有減，有的發展成超級大國，有的則已經消亡。在這個過程中，武力無可避免，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儘管在秦國征服嶺南前，香港的確不在中國的統治範圍內，但當時整個嶺南基本上處於蠻荒的原始部落時代，香港恐怕連人也沒有幾個，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政權。當時的香港基本上屬於無主之地，所以秦國佔領香港的性質絕非「殖民」，說是墾荒也許更為合適。香港在併入中國版圖後，經過2000多年的有效管理，早已融入中華文明，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

## 香港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無可比性

香港直至鴉片戰爭後才被英國佔領，但一直和中國內地保持密切的關係，100多年來，絕大部分香港人依然說中國話、寫中國字，自視為中國人。因此香港的性質與練乙錚所舉例的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完全不同，新喀里多尼亞在被法國殖民之前，與法國沒有半點關係，其要求獨立理所當然，而香港則沒有半點理據要求「獨立」，練乙錚如此舉例，根本就是最低級的邏輯錯誤。



1842年8月29日，中英兩國在南京簽訂了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

按照練乙錚的邏輯，那麼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是殖民地，美國的白人應該全部滾回歐洲，請印第安人來當家作主，因為美國在被歐洲列強征服之前，本來是印第安人的家園，但問題是印第安人幾乎已被白人屠殺殆盡，今天比大熊貓還稀有。又比如在練乙錚眼中比親媽還親的英國，在2000多年前也沒有多少人，現代英國人的祖先盎格魯撒克遜人在1000多年前才從歐洲大陸移居英國，並征服當地的原居民，那麼英國人是否也應該滾蛋，請回早已消失的土著來管理英國？

如果所有通過武力征服的土地都屬於「殖民地」，那就都有資格「獨立」，其結果必然是天下大亂，全世界都要回到部落狀態，每個部落面積數平方公里，人口幾百，難道這樣就叫做合理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練乙錚的辯解長文中，錯漏百出。他以為南越國併入漢朝時君主仍是趙佗，其實當時趙佗已經去世多年。他又將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說成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之治，張冠李戴，貽笑大方。就練乙錚這種歷史水平，還是不丟人現眼為好。

練乙錚好歹也算是個有名的文痞，這麼簡單的道理和常識相信他還是具備的，但他依然要發表此種謬論，只能說明他絕對別有用心。他的目的就是要為「港獨」捏造歷史依據，和一些抱有精英心態的法律工作者捏造「港獨」的法理依據一樣，來為「港獨」張目。但可惜的是，無論從歷史還是法理來說，香港都是無可爭議的中國領土，任何依據都是捏造不出來的。所以，練乙錚之流的胡說八道，除了一些無知淺薄之輩，沒有人會上當。

# 無懼政治波濤 齊心開創新局面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回望過去一年，也是香港回歸20周年，特首林鄭月娥努力修補社會撕裂，新一屆政府開局良好，香港在政治經濟和民生都漸回正軌，為今後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的發展大局，締造了良好條件。

普羅市民樂見本港政爭漸息，奈何反對派又興風作浪。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為高鐵路「一地兩檢」安排作出合法合理的決定，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所言，是次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惟反對派又搬出危言聳聽的口號，妄稱決定「欠缺法理基礎」、人大常委會破壞「一國兩制」云。

近日，政府兌現施政報告承諾，重開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可惜參與元旦遊行的激進示威者卻企圖衝擊升旗台，造成混亂，連累保安員受傷。在遊行期間，反對派亦打着「守護香港」的旗號「斂財集氣」，呼籲港人捐款，又安排疑似立法會補選人選上台發言增加曝光。

說到底，政客千方百計破壞和諧穩定，挑撥港人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不滿，就是要靠發動政爭「搵位搵食」，力保既有利益。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港期間重申，「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香港情況也複雜，叮嚀香港各界要站在國家的高度思考問題，去維護國家安全，須迎難而上，積極作為，不要整整錯過一個時代。

多年來的政治紛爭令我們吃盡苦頭，主流社會對「激進盲反」的歪風都嗤之以鼻。新年新氣象，縱然政治波濤難止，但只要廣大香港市民團結一起再出發，珍惜得來不易的機遇，定能好好擁抱新時代，開創新局面。

# 特朗普減稅將挑起國際稅務戰

黃忻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去年底，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他的減稅計劃：企業所得稅由35%減為15%；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由39.6%，減為35%；夫妻合併評稅起徵點由目前1.27萬美元提高到2.4萬美元；新稅改革案還會廢除遺產稅、奧巴馬醫保稅等。特朗普的稅收改革，先不論他個人作為一個大資本家會首先身受其益，其政治目的是吸引外資投資美國，減少國民對他的怨言和怒氣，以提升他個人的信任度，並意圖由此來鞏固和提高美國的經濟地位。

雖然減稅在一定程度上是會受到企業和國民的支持，因為直接地減少了他們的稅務負擔，也就是增加了收入，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美國減稅能否增加美國的經濟實力？提高美國的經濟地位呢？不一定！美國企業減稅達三分之二，除了吸收一部分企業回美投資之外，實際上，美國政府會損失大量的財政收入，肯定會減少美國的經濟基礎建設和拖慢經濟的發展，除非特朗普不理後果地任由財政赤字大量出現。

據高盛預計，2016年美國財政赤字為5,900億美元，2017年為9,600億美元，到2018年，會達至1.2萬億美元。美國財政赤字越來越多，自己為自己埋下了不知何時爆炸的計時炸彈！

有人說，特朗普普改，矛頭直指目前居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中國。中國自2006年統一中外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後，除了個別高、尖、新產品的企業有稅務優惠外，所得稅統一為25%。這明顯地高於特朗普稅改後的15%，也不排除一部分美國企業會把投資撤回美國，也許會有一部分人有意欲投資中國的國外企業，轉而因稅率低而轉向美國投資。

中國怎麼辦？中國會跟隨美國應聲大幅度減低所得稅稅率嗎？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司長曾經表示：「美國這種行為是錯誤的，是不承擔大國責任的行為。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稅率競爭。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

不過，中國不做，不代表其他國家不做。為了吸引投資者，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跟隨美國，在不同程度地加入了這一場減稅戰。不過可以預言，減稅戰決不能持久，因為沒有最低自有更低的，而且這只能是一時的意氣用事罷了，因為任何國家都需要發展經濟，必然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不能無底洞似的鬥減稅。

# 一場補選 群丑亂舞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的九西及新東初選將於1月14日舉行，近日各參選人都在全力拉票，一方面積極爭取曝光，拉抬人氣，另一方面四處遊說各反對派政黨組織支持。然而，爭取支持誰都會做，要在初選中成功突圍，各參選人都知道暗招比明招管用，於是近日各參選人、各反對派政黨都在互放暗箭，互扯後腿，一場補選變成群丑亂舞，互暴其醜，這樣的初選不如不搞更好。

在新界東，地區實力最強的民主黨，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拉范國威下馬。然而，現時范國威的對手只是工黨郭永健、本土派張秀賢之流，論實力及知名度都都不上范國威，如果讓范國威勝出初選，民主黨補選便要為他抬轎，等於扶助「新民主同盟」與他們競爭，再加上舊恨新仇，自然要阻止其勝出。

日前民主黨元老李永達就被掛上陣，在其網台節目上再爆當年「真兄弟」事件內情，指范國威在民主黨中「種票」，企圖「謀朝篡位」，又故意隱瞞其盟友與內地官員接觸，在誠信上有嚴重問題云云。李永達翻出11年前的「真兄弟」事件，當然是為了打擊范國威，指這個人誠信有虧、不可信。范國威誠信、人格有問題當然不是新聞，看他如何對恩師鄭家富「用完即棄」、對自己黨「過橋抽板」就可以看出。而他在「真兄弟」事件後，基本上已經斷絕了上位的希望，及後另起爐灶也反映這個人的投機性格。

## 「港獨派」、「自決派」志在攪局

但另一方面，李永達既然看穿這個人有問題，為什麼不早說？上兩屆立法會選舉為什麼不見他出來仗義執言，揭穿范國威真面目？現在又突然出來猛攻范國威。說穿了，也是選舉利益考量，范國威的「新民主同盟」與民主黨在新界東是競爭關係，地盤爭奪是一場零和博弈，所以民主黨可以幫公民黨、可以幫工黨，就是不能幫「新民主同盟」，這是私怨，亦是利益。

李永達的「爆料」並非是為了公義，不過是為了為一黨之私。

至於九龍西的選情同樣詭異。姚松炎、馮檢基與袁海文三人爭出線，姚是大熱門，更得到多個反對派黨派支持，馮檢基要敗部復活，必須打敗姚松炎。但在多場初選論壇上卻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姚松炎、袁海文都是集中攻馮檢基，但馮卻只是打袁海文，沒有狙擊姚松炎，令姚的優勢更加明顯。為什麼馮檢基有這樣的策略？其實很簡單，因為他知道初選一定不可能勝過姚松炎，現在他的目標是爭取在初選中排名第二。由於姚松炎因為拒絕依法宣誓、拒絕擁護基本法而被法庭取消議席，因此很可能不能通過「確認書」的門檻參選。屆時，與姚為善的馮檢基，就可以排名第二的身份參選，冷手執個熱煎堆，這才是馮檢基的初選策略。

因此，他必須與人為善，不能因初選與姚打得面紅耳赤，因為他之後還需要姚等人的支持，但同時又要保住初選第二的名次，於是在初選中集中攻擊袁海文，令他們不能構成威脅，之後就坐看姚松炎被DQ。因此，現時最希望姚松炎被DQ的，可能並非建制派，而是馮檢基，否則他的政治生涯恐怕會完結。反對派內的各懷鬼胎，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港獨派」、「自決派」也不會放過在補選渾水摸魚的機會，劉穎匡、陳國強已表明不會參與補選，其中劉穎匡得到「青年新政」支持，有一戰之力，而他們也知道參加反對派的初選，自己只是「陪太子讀書」，所以根本不會參與其中。由此可以斷定，反對派的初選必定是一敗塗地，參與者各有盤算，互相算計，互相潑污，為了補選議席，什麼下流的手段都出齊。這個補選究竟是要集合反對派力量，還是崩解反對派的力量，實在令人莫名其妙。

孔子有云：「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鄭宇碩、李永達之流已經過氣，還妄圖操弄政局，指點江山，最終不過出醜人前。選舉講的是實力，不是協調、暗室操作，一些實力不足的人企圖通過補選上位，最終只會徒勞。反對派初選之敗原因正在於此。